

第六十四回 林公釋放許成龍 經略正法桑剝皮

話說林公坐在大堂上，吩咐把許成龍這案帶進聽審。一聲報到，來至丹墀跪下。林公往下一看，祇見一個後生披枷帶鎖，年紀不過十八九歲，好似讀書人，生得品貌端方。又見三五個婦人，同一男子跪在旁邊。林公叫上一個年紀大的問道：“你叫甚麼名字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叫龐元，不在的是小的兒子，叫做龐起鳳，年十六歲。每日與小的外甥許成龍上學，早去晚歸，忽然不見，至今十多天了，不知死活。小人怎不著急？小人祇有此子，豈不絕了小人之後。望大老爺作主。”林公道：“本院卻親見這些婦人，手拿錐子錐他，這許成龍是你外甥，也不該下這樣毒手。”龐元稟道：“妻子原是嚇他，要他說出真情話來。”林公道：“你去稟了山陽縣，是甚麼口供？”龐元答道：“老爺聽見是人命重事，把許成龍寄監，隨即迎接大老爺，至今未審。”林公道：“你且下去，待本院問許成龍的口供。”大人道：“許成龍！我看你小小年紀，與你表弟一同上學，同來同去，為何不見？你必知情，可慢慢說來，如有半字虛言，可知道本院刑法利害？有人麼，看來棍伺候！”許成龍嚇得戰戰兢兢，叫道：“老爺，小人實是冤枉。那日同表弟到了半路，小人進城有事，叫表弟先回。到晚上舅舅問起表弟，小人就說他已先回，彼時將燈球火把尋了一夜，至今不見，求老爺做主。”林公又喚龐元上來，問道：“你兒子不見，不是你外甥害了他，且放他回去，本院還你個兒子就是了。”

正在那裏審問，祇見先前去拿風的兩個差人跪下稟道：“奉大老爺鈞諭，小的跟那風去拿人，誰知大人朱筆被風刮去，落在城內一個深塘裏，小人即趕來回復繳票呈上。”林公道：“龐元、許成龍都去塘邊伺候，本院親自看來。”眾役一聲答應，即時抬過大轎，三聲大炮，出了轅門，街上百姓紛紛前來觀看。不一時到了，下轎。祇見一池清水，深有丈餘，林公吩咐著幾個水鬼，下去打撈，看是何物。水鬼脫了衣服，一齊下去，不一會兩個水鬼拉上一物，到塘邊一看，卻是一個死人，祇是渾身繩綁定，背上綁了一塊石頭，年紀四十已外，眼中生出一顆稻來。林公想道：本院宿廟夢見一顆稻，就是此般。

說猶未了，祇見塘邊水鬼喊道：“又有一個死屍。”拖在岸邊林公看了，是個後生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生得齒白脣紅，一般百姓擁擠爭看。祇見龐元放聲大哭，抱住死屍哭個不止。林公道：“是你甚麼人？”龐元道：“這就是小的兒子龐起鳳，必是許成龍推入水中淹死，望大人做主，代小人的兒子伸冤！”林公道：“你且收屍，待本院還你個冤家。將許成龍放回，又將銀兩拿去，先將死屍收殮。”吩咐開道，回察院衙門。

林公在轎中，一路思想夢中之事，夢見兩個牛頭，待本院出張票子，去捉牛二，便知端的。又想那屍首長出一顆稻來，與夜中相同，待本院出張票子，去拿易道清。祇聽得三聲炮響，兩邊吹打，進了衙門，陞了大堂。坐下，標了票子，仰原差去拿犯人牛二、易道清來回話，限三日內拿來，如拿不到，重責四十大板。差人領了這張無頭票子，叫我們那裏去拿人。

林公正要退堂，祇見遊擊費全忠跪下稟道：“遊擊奉鈞票拿桑剝皮，現在轅門，請大人施行。”林公聽了，吩咐帶進來。一聲報門，到了丹墀跪下。林公道：“桑剝皮，爾抬起頭來，認認本院！”桑剝皮抬起頭來一看，祇嚇得魂不附體，原來就是前日過渡的，咱推他下黃泥灘中的。叫道：“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該死！祇求大老爺開恩。”跪在下面祇是磕頭，大人道：“本院看你前日英雄何在？想在黃河渡口訛詐客商多少財帛，陷害百姓多少性命，你的名字叫做桑剝皮，本院今日還你個剝皮。”吩咐遊擊，將這個惡人帶去，剝皮揸草，發在黃河渡口示眾。費全忠答應，大人退堂不表。

且說遊擊帶了桑剝皮來至外邊，將衣服扯去，挖了一個深坑，約有丈二深，堆了柴炭引起火，就將炭火扇得通紅，把坑燒得滾熱的，將炭火扒出，將桑剝皮鬆了綁，往下一推，桑剝皮大叫一聲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祇在那熱塘內亂滾，又不能上來，跳了一會兒，渾身枯焦，還有絲毫冷氣，又打開一壇醋嚮他頭上一倒，祇聞一陣香，送了他的性命。正是：

嫩草怕霜霜怕日，惡人自有惡人降。

又將桑剝皮從坑中拖起，用尖刀在脊背上一刀兩開，兩邊用鉤子一扯，剝下皮來，用草揸在腹中，發在黃河渡口示眾。將他的皮撇在荒郊任憑犬食狼吞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大老爺的四個公差，奉大老爺鈞票去拿花有憐回話。四人商議道：“這花有憐如今躲在相府，如何拿得到他？我們又不敢進相府，怎的是好？”內中有一個說道：“真正這位大老爺不是好說話的，我們一同到相府，見機而作。他若發人出來便罷。倘不肯發人，我們回去直稟，聽大老爺裁決。”四人商議已定，竟奔相府而來，要捉花有憐。

不知可能捉得花有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